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文本修改情况研究

• 何丽野 著 •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浙江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文本修改情况研究

何丽野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文本修改情况研究 / 何丽野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308-06244-2

I. 马… II. 何… III. 马恩著作研究 IV. A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4332 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文本修改情况研究

何丽野 著

责任编辑 李玲如

封面设计 魏 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电话: 0571—88925592 88273066(传真)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富阳市育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244-2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前 言

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修改情况的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方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修改情况的研究。

任何人写作都会有删节和修改的过程,直至最后定稿。但是一般说来,作者定稿以后,他所作的删节和修改部分便不再另外刊出标明,而是与原作融为一体。所以人们很不容易知道在一个作者的文章著作中哪些地方是经过修改的,哪些地方是后来补上去的,哪些地方是经过删除的。经典作家的著作也是这样。例如列宁、毛泽东等人的著作,我们看到的都是经过修订完成的最后的样子,至于他们在写作过程中作了哪些增补、删节、改写,我们一般是不知道的。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是个例外。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分别简称《选集》和《全集》)中,我们常常看到在各页的注解中标出作者删除、增补、改写的文字。这里一个主要原因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选集》和《全集》都不是他们在世时编写的,其中有些著作在他们在世时甚至尚未发表过(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编写者是直接按照作者原先手写的草稿

或者最初的版本编辑出版的;也有些著作有好几个甚至数十个版本(如《共产党宣言》),不同版本之间跨越几年甚至数十年;有些文本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在翻译过程中作者往往又作些修改;还有些文本写于几年甚至十几年前,在公开发表时作了删节;等等。编者为了尊重原著的面貌,将草稿修改之处或者最初版本与后来的版本之间的增补、删节、改写的情况照录。如果是作者自己编写出版,显然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所以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

一般说来,修改就是作者对自认为是错误的地方或者是不合适的地方的改正。把这些修改之处都公布出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揭他人短处、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但是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便于后来的研究者们从这个修改过程去了解作者本人的思想变化过程,了解作者怎样根据不同的对象和情况使用自己的语言。有时甚至可以从修改过程中发现某些作者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但却是真实存在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对后人的研究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或者也有可能某些作者当年认为是错误的观点、没有意义的思想被删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思想观点在今天却具有新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自己文本的严肃的学术态度是举世闻名的。列宁在阅读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时曾感慨地评论道:

“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①

笔者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修改情况时对此也深有体会。他们文本中的每一处删改,都不是凭空作出的,而是结合各方面的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43页。

情况(理论和实际),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我们在引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时候,应该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当然,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删节的话,经过改写的话不是不可以,也许今天在新的语境里,我们在马克思的文本里原已被删节的话中又发现了马克思当年没有发现的新的价值,甚至这些被删节的话的价值超过了他们公开发表的文字,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把这些被马克思恩格斯删节的话说成是他们真实思想的表现,而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删节的或者公开发表的文字却不是他们真实的思想,那就值得商榷了。

当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的删节修改补充的情况也要进行精心的研究,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保留原来的文字或者要加入新的文字。不然也难以服人。这也就是引发笔者进行此项研究的动因。我很赞成张一兵教授的一个观点:“假如没有一个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第一手精心解读,没有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脉络的科学的全面把握,就不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言说,即使强制性地生造出马克思与某种当代思潮的‘对话’,这些‘对话’实际上无不是在现成性教条体制统摄下的一种外在链接。”^①在学术观点的讨论中,文本考证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些争论,往往是对文本的了解不够所造成。例如,学术界一度沸沸扬扬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差异论”,这个问题其实西方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②到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立论”成为比较一致的观点。但80年代以后直到现在,西方学者进行了严密的文本考证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一致论”似乎又占了上风。在国外“马克思学”研究中,“差异论”的每一条论据都被“一致论”逐条进行批驳。例如“自然辩证法”、“物质本体论”等原

①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②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首先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思想上的差异。

先被认为是恩格斯才有的思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同样被发现了。所以有学者讲:“当国内一些学者近年来也开始小心翼翼地探讨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所谓‘差异’时,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得出的结论不但已经有国外学者早就提出过,而且已经受到‘一致论’者的有力驳斥。”^①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广松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文本的研究考证结果,2005 年在国内翻译出版后,也给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界一个很大的震动。因里面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过程提出了很多新的、基于原始文本研究的看法。因此,文本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修改情况的研究。

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 而不是静态的事物

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文本的修改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思想发展过程。所以,《选集》中的著作文章,凡是后来经过删节、增补、改写的,基本上可以看作一个时间上的动态的过程。但是,在国内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当中,许多人往往把这些文本当作一个静态的事物。基本上没有见到对经典作家的文章著作的原稿前后不同版本修改情况进行研究,相反地,存在一种情况,就是不加分析区别地把马克思恩格斯所有的文章著作并

^① 鲁克俭著:《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 页。“一致论”者认为,人们之所以提出“差异论”,经常是因为他们抓住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话,而另外一些话却被忽视的结果。换言之,是对文本研究不够仔细的结果。该书比较详细地列出了在“差异论”的主要论点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实际上并无差异的文本根据。见该书第三章“国外学者论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关系”。

列在一起,只要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文字都具有同等分量,不少研究者随心所欲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前后删节改写的部分,并把它与未删节的部分并列,都看作作者思想的表述。这在引用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特别明显。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常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①这段话其实是被删除的。但却往往被研究者们当作马克思“反复强调”的“重要思想”、“明确指出”的“重要思想”来对待;再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有这样一段话:“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全部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②这段话也常常被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引用,被认为是马克思对于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一个经典看法,但实际上这段话在1869年经马克思本人校订修改的德文版中被全部删除。

我不是说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修改我们就不能再用,我只是觉得:至少我们要了解一下,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写下了这些文字以后,为什么又要修改、删除它们?总不能不管不顾,只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里所有的话,不管是出现在脚注里还是出现在正文里,不管是删除的还是保留的或者是改过的,只要是符合自己的思想观点的一律加以无条件的引用,加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页。

自己的解释,然后说这个才是马克思真正的思想,真实的思想,人家以前的说法都是歪曲了马克思,等等。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删除、增补、改写的情况作一专门的研究。从他们对自己的文本的修改过程中,探索经典作家思想变化的蛛丝马迹,深入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

我们知道,文章的删除修改过程一般包括作者的文字处理和写作中思想观点变化。例如删除的文字要么是表达不清,意思重复;要么是作者已经抛弃了的思想观点。但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修改的情况来看,不完全是如此。除了上面列出的几种情况以外,它还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不同时期的版本,由于情况后来发生变化造成的修改;不同语言的版本,由于考虑到读者对象不同造成的修改;有些内容与史实材料和现实情况有出入;有些是笔误,写到后面忘了前面;有些话说得没错,但考虑到出版的需要不得已做出的修改;还有一种是作者真实思想的无意识的流露,但作者觉得这样说不太合适,有意识地做出的删节、改写;等等。需要一一做出仔细鉴别,不可一概而论。

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修改的目的是为 无产阶级斗争服务

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修改的情况进行研究时,我们还要注意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一个与其他思想家不同的特点:他们的著作的写作与修改,在很多情况下不是为了理论本身,不是为了回答理论“之谜”,而是为了无产阶级批判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他们是从当时当地的工人斗争的需要出发写的,他们的著作不仅是写给学者们看的,更是写给工人看的。《共产党宣言》里这样说:“共

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① 马克思在给他的战友的信中曾说:“要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② 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经常关心的是他们的著作在工人中有多少读者,有多少发行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跋》中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③ 恩格斯晚年回忆他与马克思的学术活动时说:“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④ 又说:“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已经使敌人陷于绝望。”^⑤ 他这样评论马克思对自己的“受话者”——工人的态度:“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那就是犯罪!”^⑥ 在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文本与晚期文本有不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的风格,有时他们对自己文本不同版本中不同国家的历史情况的修改,有些太过隐晦、抽象、反讽的部分的删节,有些太过学术味儿的改写,通俗化的解释,还有些照顾到不同国家民族感情的删节、增补、改写,就是为了各国工人读者而作。

这点我觉得特别需要对学者们提出,因为一般学者往往只从学术的角度、逻辑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往往忽略了马克思所说的,以往的哲学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主要对象并不是理论研究者而是工人。他们所从事的“游戏”并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地讲,不要从哲学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思想理论,他们的思想已经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不要把他们理论变成关于世界历史的一般性的学说,而要把它们看作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进行修改。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进展就是提出了语言的“语用关系”。传统哲学认为语言概念和范畴的功用就是反映对象的性质,认为语言功用是陈述,但语言哲学,主要是日常生活语言认为,生活中许多语言的功用不是陈述,而是表明态度、提出希望,促使人行动,等等。维特根斯坦批评了传统的“指称论”语言观,提出游戏决定语言的功用。游戏不同,语言的功用也不同。不能用同一种游戏逻辑(比如学术研究)去理解不同的语言。后来的哲学家们,包括后现代的思想家们基本上接受了这个观点。他们反对“宏大叙事”,不是一般的反对普遍性的理论,而是反对那种把产生于一时一地、并且也是针对一时一地的思想观点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大叙事”。我认为这个思想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些研究者往往以一个从事纯学术研究的哲学家或者理论家的标准去衡量作为革命家从事反抗和改变社会现存秩序的马克思恩格斯。并以此来寻找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差异”,而不去注意学术与政治的“游戏”的异质性。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

合理的。当然这不是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没有学术价值。而是说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为哲学而哲学(像传统西方哲学家一样)。学术离不开生活。学术总是跟生活走在一起。因此,当一个思想家着眼于生活而不是学术的时候,他可能正好走到了学术的前沿。马克思恩格斯可能正是这种情况。

本书的研究方法

本书研究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中的修改情况。相比于1972年的版本,这个版本所注明的修改增加了不少。对“修改”的定义是:在《选集》中,凡编译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在脚注中注明是删节、增补、改写(加注也算作增补);或者没有注明删节、增补、改写,但注明在后来的版本中此句(段)没有;或者注明作者在后来的版本中对此段进行了改写,都以删节、增补、改写对待。凡在脚注中没有注明的均不在内。如果属于后来版本加注的情况,一般也以增补对待。但如果是文本中原来就有的加注,就不以增补对待,一般也不解释(例如《资本论》当中就有这类加注)。文中的“注”及注的号码均为原著中的脚注及其号码。凡是《选集》中文版脚注中标明属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中删节、增补、改写之处,均用楷体字标出;代替或者被代替部分的文字,均用斜体字标出。以便于理解修改之处的上下文。原著正文中的修改,不论什么性质的内容,一律标出;但有些增删篇幅过长,内容又属于史料性的(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不少修改即是如此),就不一定全文列出,但会对增删主要内容作一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所加的注则也是这样对待。有些加注是属于史实、史料的补充说明,也是有些是对工人进行通俗化解释用的(例如《共产党宣言》

和《资本论》中的许多解释)对今天的中国读者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为节省篇幅起见,如果在理解原文的意思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就不全文列出,也不进行研究性说明。但会说明一下。有的改动属于集体性统一性的改写,例如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曾为之写过一个1891年单行本的导言,里面说到凡是原著中为“劳动”的地方,单行本均改为“劳动力”,并说明了改动的原因。遇到这种情况,我不一一单独列出删节、增补、改写。但会在这一篇的前面“写作与修改背景简介”中说明。至于马克思恩格斯有些加注或者改写,笔者实在无法理解的,我也会列出,然后说明自己无能为力。另外,其中还有个别地方,属于我对中文版《选集》的编译工作的不同看法,也会列出。

本书写作实际上从2004年就已经开始了。在体例安排上一度曾颇费周折。本来想写成一个专题性研究。这样的话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删节、增补、改写按类分开,比如说按属于前后思想变化类的、文字处理类的分开来讲。但这样会造成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不配套。而我写这本书是想作为阅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配套读物的。最后决定按中国“注经”的传统做法,做下列安排: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著作文章次序排列。先介绍文本的写作修改情况背景,然后按文本次序,先列出原文与修改之处,然后列出解释。这个传统叫“笺注”。这样可以保证不会有什么遗漏,读起来也方便。

我的研究方法完全是文字考据式的。只是根据史料进行,包括:从不同时期的版本进行比较,从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中寻找修改的根据。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中寻找相关的资料。从著作的上下文及注释中寻找修改的原因,从当时有关的背景资料上寻找原因,等等。一切均以史实和文本说话。尽量吸取国内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但坚持一个原则,在了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修改和出版情况上有用的,则引用。否则即不引用。这是为了保证

本书内容上的纯正性。每篇文章前面的“写作与修改背景简介”也是如此。只列出为了说明文章修改过程所必不可少的材料背景以及我对这些材料的研究成果。一般可以在《选集》注释中查得到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和文章写作与修改背景内容的介绍,我都不列出。这样是为了节省篇幅。

总的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和晚期的文本中修改较多,中期的较少。从文章著作来看,《德意志意识形态》修改最多,这当然是因为它没有正式出版的缘故。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中几乎没有修改的情况。按就一般情况而言,人们写信时很少打草稿,往往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因而涂涂改改的情况几乎不可避免。但从《选集》中的收录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几乎比他们拿出去正式发表的文章还要干净。删除、增补、改写的情况基本没有(唯一的例外是恩格斯 1894 年致维·伊·查苏利奇的信,有 3 处删节)。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对待他们书信的严肃性。

一般人可能认为,要研究马克思的文本,要懂得德语、英语,还要能看到马克思的原稿。或者等待 MAGE2 版本的全部出版等。其实在已经翻译的中文版的文本中就有很多文章可做。我们不必贪大求洋,从现有的资料入手,从一点一滴的事情做起即可。我们条件不具备,无法像日本研究者广松涉那样直接阅读马克思的德文手稿,但我们也可先从具备条件的小事做起。本书就是这个方面的一个尝试。

研究过程也是学习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博大精深,能弄懂学通已属不易,以笔者这样的水平和研究条件想要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修改情

况,在许多方面当然是不够格的。哲学是我的本行,自认为应该还算可以;科学社会主义也勉强凑合,但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就只能说是一知半解了。按说这样的研究应该是几个方面的专家组成一个班子一起来做的,那为什么我还能去做它呢?就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给了我信心。他们曾一再地说过,他们的理论,一个普通工人也能很好地掌握。我想,我如果认真地进行阅读研究,应该也不至于比一个普通工人差吧!加上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中也没有看到过一部同类型的著作。也就毅然着手进行这份工作了。但这样就造成这部著作轻重不均。有些部分,比如涉及哲学内容的,自己比较有研究,讲得可能就多些。有些部分,我自己也不太熟悉,就说不出的来。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我也没有其他办法。所以进行这项工作,其实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个学习过程。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而对于真理,我们只有终身不断地学习、掌握和运用。

由于本人从事研究的主客观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这部著作只能说是抛砖引玉,我只是希望这项工作能引起专家学者们的注意,使人们意识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经过改写的部分是与未经改写的部分不一样的而已。诚恳希望得到专家学者和其他读者的指正。诚恳地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有一部高水平的相同方面的研究著作来代替我的不合格的产品。

感谢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对我的信任,本书中的少量内容曾在《浙江社会科学》和《南京社会科学》上发表过,并曾得到张一兵教授的推荐。感谢张一兵教授和两个杂志社。

感谢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来法、陈荣富等领导和各位老师对我的帮助支持。感谢朱团钦、夏凤珍老师在我申报课题过程中给我的帮助与支持。

目 录

前言

第 1 卷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节选)》/ 3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 13

《哲学的贫困》/ 98

《共产党宣言》/ 105

《雇佣劳动与资本》/ 115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31

第 2 卷

《资本论第一卷(节选)》/ 157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161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167

《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 / 169

第 3 卷

- 《法兰西内战》 / 173
- 《论土地国有化》 / 184
- 《流亡者文献》 / 186
- 《哥达纲领批判》 / 189
- 《卡尔·马克思》 / 197
- 《反杜林论》 / 198
-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 218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 221

第 4 卷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229
- 《自然辩证法》 / 260
- 《美国工人运动》 / 262
- 《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 270
-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 / 272
- 《卡尔·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 273
- 《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 / 279

主要参考文献 / 289